

香港



美麗的香港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 內容提要

這是一本很有智慧及生趣的哲學小品、政經評論及抒情散文結集。其作者施祖賢是新加坡及香港傳播界的著名前輩。他在書中見證了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台峽兩岸統一及香港傳播界發展的經過和展望。作者在其文章中，對他所熱愛的生活作了深入的觀察和反映，有助於讀者認清這個新舊交替的新時代、新社會複雜而美好的一面。

# 自有詩心如火烈

余思牧

## ——序《施祖賢紀念文集》

施祖賢先生的紀念文集交到我手上，我翻閱着它的時候，彷彿昔日和施先生在周末促膝長談似的。他的安詳、從容而爾雅的面容，他的溫婉、平和而明晰的談吐，歷歷如新，毫不模糊，我不能自禁地想起他的許許多多的往事來。

施先生離開人世，已經四年多了。他辭世前的三天，我和內子琦琦到醫院去看他。他一見到我們，就噙著淚說：「這次我不成了！謝謝您們來看我。」我握住他的手，覺得它很涼，但從外表看來他的氣色很不錯。我安慰他：「不會有事的，你又不是第一次進醫院，耐心地休養一下，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他流著淚，搖頭嘆息：「我自覺挺不過去了。我希望千里能趕得及回來，跟我見最後一面。」千里是他的幼子，他剛從美國唸完學士學位回新加坡去服兵役，有一段長時期沒有跟施先生見面，他是很疼愛和惦記

千里的。施夫人說，她已電召千里回來，這一兩天千里隨時會到步的。我從他的語氣中聽出，祖賢先生是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很留戀這個人世。他胸懷大志，憂國憂民，想做的愛國事情正多著呢！他不甘心在這個中英會談、香港前途問題叢多，而塵埃尚未落定的時候就要死去。他那種熱愛祖國、熱愛社群、熱愛生命之情，從昔日到我探病的那一刻，從沒有減弱過或熄滅過。他知道我是了解他、信任他的，所以他對我的到來流露出喜悅的真情和特別情不自禁的傷悲。

當時，施先生患腎機能衰退症已經五六年，健康一天壞過一天。我記得他自一九八六年起，已經因病不斷進進出出養和醫院，後來回到家中自行洗腎（實際上由他夫人主理）也已整整三年。在這段時間中，他的情況越來越差，精神也大不如前，是所有的親友都關注着的。我夫婦倆總是每周或隔周上門去探訪他。每次見面，他都好打聽外間的事情和交換對時事的意見。他很少討論他個人的健康問題。我們是一九七二年相識的，後來他創辦《角度》月刊和主編《香港電視》周刊，我和內子琦琦都曾應邀作過一定的參與。但可貴的是，我們兩家人從七十年代起就是交往密切、信任無間的家庭朋友。施

先生夫婦對我個人的事業，一直無私地作出支持。施夫人至今仍是我主持的商行的董事之一。在經歷近三十年的交誼中，我們有過無數次友好溫馨的、可供回憶的美好日子。想不到他的公子千里君返港探視他的那天晚上，他就溘然而逝，把遺愛留給人世、把悲痛留給親友。對於他的永逝，我久久不能接受。在假日的集會或宴飲中，在翻閱報刊或寫作時，我不時頓覺：施先生就在我身邊！施先生就跟我討論着問題！但其實，他永遠不會再出現在我面前的了。他的輕語、他的笑聲，隱然消失了。他整潔的儀容、講究的美食、好客的作風和對真理的執著、對工作的認真等等特點，雖為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但我在友輩中已難以找到另一位像他那樣可以常常見面的、坦誠相對的，卻從不說「今天，天氣哈哈……」的友人來了。

跟施祖賢先生交往，使我體會到友誼可以增長快樂、減輕苦惱、添加信心；因為它能倍增我的喜悅、分擔我的煩惱和帶給我以安全感。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許多與他相交的人都能說出他的為人慷慨、年少氣豪的故事；與他做過同事的人，都愛尊稱他為「老師」，因為他不擺架子、不以斥責代替身教，同事若有疑難都向他求教，他亦總是

坦誠相對、耐心地指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在很多方面都是知識淵博、經驗深厚，特別是對於語言翻譯方面，他更是天才橫溢，稍學即會。他可以講說多種中國方言，包括福建的福州話、廈門話，廣東的廣州話、潮州話、客家話、四邑話，還有江南的上海話、蘇州話、寧波話及通行中國的普通話。因為他是福建晉江的望族、清靖海侯施琅將軍及名將施世倫（清代曾號「天下第一清官」，曾任蒞州督堤、淮安漕事）的後人，其父親施健庵公有文聲于世。他自少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嚴格的語文訓練，後來考入上海著名的聖約翰大學唸英國文學系，再轉菲律賓大學唸新聞學系。在求學和工作中他有機會廣泛地接觸到來自江浙、福建和廣東僑鄉的同胞；在戰爭前，他曾長期居停於福州、上海、蘇州，從而學會了多種中國方言。他還因學習與職業的關係，學好英文、日文和馬來亞語。這對他後來從事傳播事業很有幫助；並因此被譽為東南亞傳播界中有數的語言天才之一。

祖賢先生雖然畢業於中國上海的名校聖約翰大學，但當時中國的工農業都落後，商業也不發達，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能在國內謀求一份可使生活安定的職業十分不容易；加上其鄉人赴東南亞謀生成風，他也就遠赴南洋尋出路。菲律賓雖然給他以新聞學的啟蒙知

識，卻無法給他一份好職業。他因此於卅年代中又轉赴新加坡，獲得親友介紹進入「星洲日報」，初期在編輯部的翻譯組工作，後來轉到廣告部，不久且晉升為廣告部經理而至業務部總經理，前後服務了兩年餘。「星洲日報」是三、四十年代至今一直風行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甚至印尼、菲律賓部份地區的華人社會中的僑報，銷途很廣，影響也很大。胡愈之、郁達夫、俞頌華、林靈民等新聞界大家當時亦在「星洲日報」主政，祖賢先生以同事身份跟他們密切交往。有一年他過生日，上述諸家和徐悲鴻等書畫家，還為他合寫了一本集詩畫大成的賀壽冊頁相贈，對他表示出熱切的友誼。後來，祖賢先生被聘為「星洲電台中文節目部」總主持。郁達夫書「舊作堂曾贈他：「蒼黃烽火各西東，誰識前途塞與通。只謂斷橋能卻敵，那知易幟果非雄。舟橫滄海頻驚險，名掩蠻荒等竟功。太息欲逃逃不得，依然劫裡一哀鴻。」他大有引施氏為知己，對之細訴心曲之意。時維一九四二年初，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已侵佔香港，正窺伺新、馬和東南亞一帶。新加坡的華僑，正熱情地投入抗日保家的運動中。施、郁等都是這個新加坡抗日運動中的中堅份子，為組織及宣傳工作而忘我地貢獻出他們自己的所長。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軍攻佔新加坡，施祖賢和郁達夫等都逃到印尼耶加達，後來施

氏率隊逃到印度，更受聘於當時的英政府主辦的全印度國際廣播電台，負責主持電台中文節目部的主要工作；郁達夫則在印尼巴爺公務（Pajakumbuh）居留，後來被日軍殺害。

當時英國政府十分歧視和敵視中國人，祖賢先生既以語言天才得到印度的英國全印度國際廣播電台的中文台節目主持的工作，也因他有語言天才而引起英國情報局的猜忌，曾一度懷疑他是受過特別訓練的情報人員，在廣播時向華人灌輸政治思想。後來幾經審查，才弄清楚真相，使他得以安心在該台工作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為止。戰後，他回到新加坡廣播電台從事了一段長達二十年時間的廣播工作，擔任中文廣播電台的主持，然後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又到「南洋商報」的工作崗位上去受聘為總編輯。

一九六九年，祖賢先生受聘於香港的「星島報業系統」，當上「星島報業系統」總編輯的職位。五年後，即一九七四年，當時的香港「無線電視」和「南華早報」有意合辦一份中文報紙，覺得施氏是主理這一項目的最佳人選，於是重金禮聘他到「香港無線電視有限公司」去工作。可是，不久「無線電視」的董事總經理、施氏的知己余經緯因病逝世，



辦報計劃擱置，他遂轉到「香港電視」周刊任總編輯及兼任「博益出版社」的高級顧問，實際上是領導「香港無線電視有限公司」轄下的出版工作。這其間，他努力發掘有潛質的寫作人材，培養了不少年青的作者，使「博益出版社」能大量出版單行本，慢慢地成為香港的一大出版機構，現已出書幾千種。

施氏在公餘之暇，關心社會，不忘致力社會公益工作。他在香港「南華早報」長年發表時評，批評執政者之國族歧視與無視人權之不當，呼吁市民起而抗爭。今天看起來，這是一些無啥希奇的事。但在二十年前，英人稱霸、白人獨大而萬馬齊瘖、英人專政之中，施氏敢揮筆評論英政府的施政，是冒着政治迫害的危險，隨時會被逐出境或囚監。故此他無異於趙子龍之百萬軍中救阿斗或張飛喝斷長板橋而退曹兵，真是智勇俱全，少人能及。

而當香港人為中英談判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把香港主權交還中國而展開談判時，香港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施氏以「香港協進會」副主席的身份，不斷參加社團的聚會並發表演說，呼吁港人對中英談判、香港發展前途，應抱積極樂觀態度，爭取發表意見

見。他相信：「中、英政府基於共同的利益，最後一定會共同合作，維持香港的繁榮與安定。」他的警句是：「前途談判如盲人摸象，香港人命運繫港人自己的手中」，「中英雙方會運用巧妙的外交方法，解決香港的主權與治權問題」，「自由民主制度與廉潔政治，是香港繼續繁榮和安定的重要保證」，「現行法律制度應儘可能保持，這樣，香港市民和外圍投資者，對香港的前途才会有信心」，「九七年後的香港繁榮安定，首重維持現行司法與議會制度」，「港人治港必須落實，法治的現狀不變始能穩定信心」……這些都是市民們的心聲，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至今仍是公認的港人意向所在。可知施氏之真知灼見，是有的放矢、一箭中的的。

施先生還是香港「北區扶輪社」的創社社長、「香港協進會」副主席、「香港施氏宗親會」的名譽會長兼副董事長。他晚年常謙稱自己年紀老大，漸覺力不從心，希望新一代趕上來接班，那麼香港的社會就大有希望了。

他因曾在多個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和環境中生活過和工作過，他深信中國人對逆境的適應力最強，所以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也一定可以適應新的轉變

形勢而維持安定、繁榮的。

本集中所收集的文章，僅是施氏八十年代末期發表於香港【星島日報】、【中報】、【文匯報】上文章的一部份，全書約共二十五萬字。他在英文【南華早報】發表的文章，因翻譯的困難，只可割愛了。要是天假以年，施先生能多活十年，他一定可以探討更多的問題，表現出更多的真知灼見。

如今，離祖賢先生病逝已經整整四年了，我仍深深地懷念着這位老朋友。祖賢先生對香港以至東南亞傳播事業所作的貢獻，自有行家評說。我只不過是把我對他生平所見到的、所感知的其為人、為文略述一二。讀者若是不認識祖賢先生，那麼，看完了他的這本紀念文集之後，也可與他神交，想像到他的生前文采風流了。他的垂老不變的熱誠、到死不屈的鬥士精神，將和他的深湛著作及純真愛心，永留人間。

一九九四年七月廿日寫於香港

# 目次

序·自有詩心如火烈（余思牧）

## 施祖賢卷

### 一九八五年

一	香港，美麗的香港	一
二	四條腿	五
三	老毛病	八
四	我明白	十一
五	還是差	十四
六	老而不	十七
七	從多數	三十一

一九八六年

九 政黨大頭佛

十 脫離現實

十一 說真心話

十二 你民我主

十三 太小覷中國了

十四 還是靠自己的好

十五 單方面的自由非真自由

十六 六個為甚麼

十七 少數控制多數

十八 三思而後動

十九	北京怕香港組黨	五九
二十	沒有壓力，民意有何用	六二
二十一	經濟才是切身問題	六五
二十二	非港人之福，非北京所願	六八
二十三	假洋人治港行嗎	七一
二十四	中文立法與雙語教育	七四
二十五	教育的里程碑	七七
二十六	自己掌握自由標尺	八〇
二十七	基本法也靠不住	八三
二十八	「作繭自縛」的「自由」	八六
二十九	不為也，非不能也	八九
三十	莫衷一是的民主	九二
三十一	未醉已失言的失態	九五

- |     |           |     |
|-----|-----------|-----|
| 三十二 | 沒信心，要有本錢  | 九八  |
| 三十三 | 港人可以自己解決  | 一〇一 |
| 三十四 | 姑蘇山水最難忘   | 一〇四 |
| 三十五 | 佳公子受洋罪    | 一〇七 |
| 三十六 | 自由有限，繁榮無限 | 一一〇 |
| 三十七 | 繁榮將成大疑問   | 一一三 |
| 三十八 | 健康正義都有價   | 一一六 |
| 三十九 | 預先醜化香港特區  | 一二九 |
| 四十  | 把靈魂都賣掉啦   | 一二二 |
| 四十一 | 狂言自由，自我毀滅 | 一二五 |
| 四十二 | 用小節以亂大謀   | 一二八 |

四十三	人人都做領袖	一三一
四十四	搶鬧抗拒基本法	一三四
四十五	優越感仍在作祟	一三七
四十六	政黨政治的管窺蠶測	一四〇
四十七	灰燼中的長生鳥	一四三
四十八	煩惱的西蒙年少	一四六
四十九	英國是「愚不可及」	一四九
五十	想來想去想不出	一五二
五十一	要有自知之明	一五五
五十二	維持華語的尊嚴	一五八
五十三	認清將來的禍根	一六一
五十四	跨洋而來的報業猛龍	一六四



- |     |              |     |
|-----|--------------|-----|
| 五十五 | 人不如狗的心態      | 一六七 |
| 五十六 | 「愛老婆」與愛國     | 一七〇 |
| 五十七 | 有中華魂的西報      | 一七三 |
| 五十八 | 廢除出版綜合條例     | 一七六 |
| 五十九 | 「不雅」報章「人頭落地」 | 一七九 |
| 六十  | 反雙語教育者的居心    | 一八二 |
| 六十一 | 人命關天，叛國無罪    | 一八五 |
| 六十二 | 港人治港，及時努力    | 一八八 |
| 六十三 | 保持奴性能不有愧     | 一九一 |
| 六十四 | 消息獨得，內幕重重    | 一九四 |
| 六十五 | 醒醒吧，半唐番之流    | 一九七 |
| 六十六 | 搗爛檯攤，絕非民意    | 二〇〇 |